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楊鯤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九

勘處倭寇事情疏　嘉靖二十一年

夏　言

臣看得倭寇肆逆各該地方官員先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漫無籌策坐視機宜以致荼毒生靈占據城池劫奪庫藏燒燒官府戮害將臣辱國損威莫此為大及查據前後章奏俱各事涉掩覆而言辭多遁情狃寛縱而功罪未明該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據來文遷就

議擬雖云行勘亦秪故常所以屢瀆宸聰多是曲為裁答即今因循日久未見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人心懈玩抑且法令廢弛而欺蔽肆行胙見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寇打擾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到境仰伏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俘獻之闕下事聞中外頗喧物議以為堂堂天朝統御萬國而東南疆埸之臣忘忽武備廢棄職守反外臣之不若方且務為掩蔽苟逃罪譴若不嚴加勘治何以示戒將來鎮守三司守巡重臣濫

膺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協謀畫策以保障地方市舶海道備倭衙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備以禁防禍亂寧紹府衛所寨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倭寇縱橫來往于封域之内殺戮攻刦于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略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無所逃罪訪聞前項二起倭寇到時實因各官從事怠緩處置失宜醸成禍亂及至變作又一籌不展狼狽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扃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

東庫舉火自焚船司差官為賊嚮導閩師墮馬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刼沿江吶喊殺人地方之驚擾可知抵城逼令獻賊府衛之官軍何在且宗設領倭寇不滿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兇殘肆意刼掠畢竟無與為敵尚謂國有其人致使蹂躪城郭破壞閭閻貽國大恥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情得于道路傳聞未易悉舉今若止令鎮廵官查勘回奏竊恐上誤朝廷事機下貽地方災害法令幾于不振

功罪終是不明況巡按御史當時倉猝聞奏稽察未精
鎮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夙夜思慮實懷隱憂
伏望皇上軫念海隅蒼生罹此凶變特遣近臣素有風
力才望者領敕前去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
罪等第重行誅賞大明陟罰庶人心以定國威以伸而
四方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再臣考攷載籍日本在
東海之中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
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艨艟數十

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不滿所欲則燔燒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為海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絶之當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賔服惟是倭寇時或犯我海道用是于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隄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奈邇來事久而

敝法玩而弛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係日本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乞特選官領敕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達閩以極于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現在兵船官軍缺乏者即與撥補墩堡圮壞者即與修築兵船朽鈍者即與換給官員之不才者即時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即時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可以防海堧不測之虞

可以壯國家全盛之勢矣　疏入帝從之遣給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議大禮疏　嘉靖二年　　席書

臣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為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終不稱濮王為伯今陛下生于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

未嘗立為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于帝王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為父以父為叔倫理易常是為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今陛下于獻帝章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璁臣蕚臣獻夫及文武

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尤望陛下仰遵孝宗仁聖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宜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于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于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

聖人其孰能之哉　疏入帝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

議大禮疏 嘉靖二年　桂萼

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章遏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于與為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顛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璁霍韜獻議論者指為干進逆爺入口致達禮者不敢駁議竊念陛下

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之為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也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

何疑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命臣等面質　疏入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議行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嘉靖二年　林俊

臣近見魯鐸為祭酒士夫相慶繼之鐸以疾辭允之屬有司俟其病痊具奏起用陛下知鐸處鐸士風增重其知勸矣夫治道教化為先學校教化之所由出而太學

又收學校之成功明教化成人才賛天子以出治者也祭酒師儒之本型範非良則罷非良罷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得上世多取德器醇厚儒學優長之臣周成王時彤伯為祭酒漢以下若劉向韓愈劉毅吕公著楊時諸人為國儲賢以致用成化非細故也魯鐸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况魯鐸與前謝鐸人品相類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

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頌美陛下將亦同孝宗矣夫薦賢所以為國祭酒尤賢才盛衰所關伏望斷自宸衷亟賜施行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正法守疏 嘉靖二年　林俊

臣竊惟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奸細鎮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太祖以鎮撫司非法

陵虐楚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愛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錮獘一舉而翦除之天下方仰至治不意于內監崔文等而廢法豈彼有所膚愬或假手以濟

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鈺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罪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祇宜治臣等之罪祖宗之法未可廢也況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拂于天萬一有大于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

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為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疏入得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

乞免查撥莊田疏　嘉靖二年　劉麟

臣竊查各府皇莊先年各差太監旗校人等管理皇親功臣亦各設有管莊僕佃人等領種希勢取寵者撥置并吞爭競不明者朦朧投獻而地土之在小民者日侵月削有司莫敢誰何小民日見逃亡畿內彫零亦已太

甚自聖明登極諸獎一新前項管莊人員通行裁革原係投獻地土盡歸業主仍令所司徵銀解部係各宮主者類進係皇親功臣者赴部告給公私相全上下交慶二年以來事體穩便況此項田地佃種既久或昔雖磽薄而今則肥饒或昔鹵灘窪而今則坦夷其原佃之人又經盖有房屋種有樹木或祖孫相守或姻婭相聯俱難于摘離勢逼遷逐恐成激變且先年皇親功臣蒙賜地土踏勘丈量恣肆谿壑加以不才郡縣曲為奉承無

賴佃僕巧事逢迎遂將左右民田因而一概吞噬力弱者流離殞斃能言者奏訴纏綿又有愚悍之徒聚衆逞兇殺人搆禍今又有原差主事坐守割取莊田兼以螟蝗蔽野毀食禾稼互相驚疑怨口嗷嗷臣既得之聞見不容緘默夫空閒地土虛名無據自撥置爭吞之計行而吏民拱手于昔朦朧投獻之私作而版籍失真于今民有逋逃之籍國有空閒之名豈真有所謂蕩然無人之境坐待所司舉以畀人哉慨自召佃以來民方得業

疆場桑梓之計勞廬墓畎畝之工費翕翕融融相慶一時不謂旋即奪之如雀在叢如魚在水而忽有異物撲之情何以堪莊田之賜以臣觀之若陛下以股肱之肉而啖心腹之疾必欲盡飽禍不忍言臣又惟撫索無厭者寵幸之大戒錫予有漸者保全之至恩伏望皇上斷自宸衷割恩以義將陳萬言等奏乞莊田盡行裁抑論今萬言等自省寵禄之厚比之未遇之時豐約何如茍或足供家衆將今賜莊田暫且停免待後子孫繁衍禄

食不敷從實具奏方纔議擬猶為未晚必不得已敕下戶部就將各官類進銀兩約量查給仍將原差主事行取回京則民心以安國本以固而所以重畿輔厚貴戚者亦兩得矣　疏入帝不納

論錦衣衛朱宸等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伏見錦衣衛前所千戶陳昇官冐錦衣材本厮役虛張聲勢攝服衆人肆其壟斷之心挾以羅織之計接受詞狀搜訪隂私拏攝平人括撿富室妄自驕悍雖堂上

官受其執持擅用刑威雖内臣家被其索害先嘗坐喇唬房肆志已甚又嘗坐通州季虐取尤多害衆不止數十家得利已踰一二萬道路側目儘有怨言錦衣衛革職千户魏頤狡猾成性夤緣用心先年已奉詔旨革除今又謀在東司房辦事夫以冠帶總旗之名乃與千百户並坐理事于法例既舛于名分實乖況權勢憑依胸臆是肆貪饕括聚報復公行物論既多良可深惡錦衣衛掌印指揮同知朱宸既爲一衛之統領凡事皆由其

掌握卻乃納賄徇私用人不審始焉或貪其餌或附其勢終焉乃受其制乃容其奸縱彼豺虎之傳貽我閭閻之患觀其所用之人如劉儒閻鳳及陳昇魏頤此類頗多罪烏可逭再照錦衣衛乃親軍之司實機密之地責既云重官宜得人今指揮同知朱宸痼疾耳聾應對不給指揮使周傳素行不謹穢德彰聞而指揮同知駱安則又貪取略同才猷未著既皆未孚于人望曷可委任于所司況朱宸尅減俸錢官員皆鄙其行分取官縉旗

校咸怨其貪營利之計百生訪事之使四出又其子誘校尉以羅織平人嚇大戶而欺取財物宿娼不檢生事妄為周傳鑽刺機巧實先朝奸邪之黨人彌縫殊深乃新政殛誅之遺惡顧方以為得計不知悛改前非代人追債而分其財唆人告訐而利其有朋惡相濟衆怨攸歸又以戚畹至親乃復營求管事故違事例擅啓奬端此二人者處之近侍尤非所宜乞將朱宸等特賜退黜陳昇等通行懲究再乞飭下兵部該衛掌印管事員缺

另行推選歴練老成公謹廉静人望素推之人用之再將東西司房辦事寫字人役差官逐一清查遵照近日題准事例勿得容留先年查革人員仍乞敕諭該衛凡有公幹須要秉公擇人但係平日生事害人者勿得一槩差辦此後敢有先年查革人數仍復謀在東西司房辦事寫字及平日生事害人之人營求一切差委者俱聽科道官指名劾奏治以重罪臣又訪得通州坐季原非祖宗舊制比因彼處盜賊生發權宜差人正為訪拏

盜賊一事此外並不得有所干預其後生事圖利之人營求差委馴至今日遂為地方之害況天順年間已嘗因事奉旨查革而今彼處又已設有兵備守備等官則此坐委人員似亦甚為宂贅伏望皇上察納臣言俯賜停止生民幸甚　䟽入得旨兵部看了來說

寢楊倫職命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近該内官監小火者張通等因本管太監楊聰病故比照太監趙山廕弟趙雲事例具本題請官其姪

倫奉聖旨准他楊倫與做錦衣衛百戶管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固知聰乃藩邸舊人也陛下昔者龍潛藩邸私厚于人固無不可今為天下主以天下為家天下之人皆陛下臣顧猶可自分彼此厚薄以示不廣乎祖宗朝内臣既殁間有寵被恩私録用弟姪者然皆賢勞著績輔翊有功素為内外人所知敬者方始得之然亦不過一二人以示異數初未嘗概予而濫施之也藩邸舊人在當時人品不無賢否歷年不無淺深効勞不無

大小左右近侍足當聖意者亦不無差等其間不宜槩以舊人一例論也夫官爵乃祖宗之定制天下之公器陛下自當為祖宗為天下崇重而靳惜之不宜任私意往往濫及私人也況倫以厮養之賤無戰伐功而濫受六品武職其于名器為何如以公家廩餼皆生民膏血而容倫饕餮其中其為冗濫何如且為官擇人因能授任乃國家官人之法今不論其才能可否而即使之管事豈擇人授任意耶縱使私厚舊人恐亦不宜如此也

張𨗳等代為之請是乞陛也不由該部議擬陛下特降內批與之是傳陛也陛下即位之詔已嘗痛革此類播告天下天下之所共知在先朝者俱查而革之在藩邸者又從而與之是天下之人皆不許傳乞而藩邸之人獨可任為之岐宫中府中于二體判前日今日為兩端方自行之旋復背之失信破例天下其以陛下為何如往時趙雲准與千戶妄起釁端臣等已經屢次執奏而不蒙俞允今倫襲其故智又復然矣小人得志日長月

滋彼此效尤妄肆比引將來恐又不止于此此臣等所以凜凜然大懼不得已于言也伏望陛下以天下公爵待天下有功不比于匪人不溺于私愛崇重名器靳惜恩賞特降明旨追寢楊倫廕官之命不使後人復援楊聰以為例天下幸甚若必欲其杜絶倖門更乞將趙雲官職一體追奪庶天下後世曉然知大聖人所為從善弗咈改過不吝迥出尋常萬萬也　疏入得旨楊倫已有旨了只著帶俸該部知道

祛異端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該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奉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臣仰觀聖意似未慨然賜命者故復昧死一言之竊惟人君好上天下趨向繫焉雖發于一心之微著于幽深之地行于一時之暫然而感召孚應之理形發影響之機波蕩風靡之勢蓋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疾而速者如此雖或告誡丁寧刑罰督責無益也故曰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況夫奸巧貪婪之徒寅緣干進者百計以用其心而輕儇柔媚之人乘時射利者每日以試其術二者錯布于內外則人主耳目之前舉凡可欲之事背理而害治者紛然雜進矣人主遇可欲之事或口一言焉或身一行焉讒諂面諛之人罔不承順旨以諛其美或先意以導其行人主殆有受其欺而不自覺者是以心志為之蠱惑視聽為之怯誘彼之甘言得投于間隙之時或竊國之命或移其所好奸巧貪婪

之徒得以夤緣干進焉自古人主茍非明理燭幾之聖鮮不為其所欺矣昔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勸我遠佞人我不知為誰疑是汝今果不謬宇文士及叩首謝若太宗者可謂歷代之英主而不為小人之所誑惑矣臣自去歲聞左右近侍之人有與外面宮觀革職人員陰相交結承其指授誘引陛下崇信道教致于煖殿建置老子像又令内臣誦習其書演行法事比臣即欲具言竊念陛下

明聖決不為此而外人之言或出孟浪以故中止近日道路流傳言者愈衆且謂陛下躬自臨壇焚香拜籙而大學士楊廷和等今又以之為言臣始信陛下真有此事而人言所謂左右輕儇之人乘間設餌以誑陛下欲為希寵干進者之媒不誣也陛下即位已踰二載聖心堅定百無所好一旦乃復為此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惟孔子之道載諸六經治天下者率必由之由之則治違之則亂無之則亡未聞以佛老也佛老之教以清淨無

為為本苦空寂寞為宗今陛下為天地百神及天下民物主萬幾叢委萬物攸賴顧可清淨無為為恥抑可苦空寂寛為恥歟說陛下者或稱其導引之術或盛為福利之說其所以聳動宸聽大約不過二者陛下一時不察遂以為真有益而誤信之殊不知其事已嘗歷試于漢唐宋之君往往無益秖以自欺或且又有害焉明效大驗昭然可攷陛下何不據往迹而省觀之乃復崇信之深如此也或者陛下欲為宗廟社稷及天下蒼生廣

祈福利勉焉為之意固是矣但今星辰失度雨暘愆期風霾亘旬江湖湧溢盜賊充斥死亡載道彼佛老者不能副陛下崇敬之誠為陛下禦災捍患福國庇民以佐成泰和之治則彼無靈神而不足信也陛下亦可以改矣陛下屈萬乘之尊以事異端之教自視之若無大關繫也然而瀆亂大經虧損聖德貽笑天下取譏後世實非細細者況自祖宗朝來內殿未嘗有此建置陛下乃創為之可不可也及各宮好事及漢經廠番經廠西天

經廠并靈濟宫顯靈宫諸處日逐俱要供給齋飯供養等物俱必經由光禄寺造辦所費至為衆多其一切支用内府帑庫錢糧以為襯施賞賜者當又不止于此夫内府帑庫錢糧儲之本為軍國之用現今各邊鎮軍士缺少月糧有司往往告乏各處地方盜賊旱澇百姓在在告飢陛下一切吝而不與而乃為此襯施賞賜等項所浪費使羣小侈然持之誇耀于人以示得志則亦安用此帑庫積蓄為耶臣亦未見其可也祖宗設師傅保

之官而處之禁密之地師導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乃其職也今楊廷和少師也蔣冕少傅也毛紀費宏少保也皆陛下師臣也彼閒人言或及于陛下顧未得密勿論道之義乃爾登言章奏之間計亦不得已矣觀其旁引曲譬析事論理委曲詳盡激烈剴切蓋實情迫于中責切于身所以盡忠陛下也所以求舉其職也陛下漫然應之曰已知道了詞雖婉而意實乖言若親而旨則離略不見有改悟之意而許之施行此臣之

所以不能不駭且疑也陛下初即位每召廷和等事必咨之而後行今併其言置之而不聽何也彼師臣尚且如此臣屬何望焉前日因災異陛下兩敕中外文武羣臣同加修省天語丁寧至再至三而吏治民隱興利除害都要著實舉行之旨又往往形之批答之間既曰事關朕躬的朕自舉行又曰齋醮俱已停止迄今齋醮之設自若也抑又日益而月盛焉是詔旨徒事靡文舉行託之空言停止虛應故事陛下已自食言而所令反其

所好矣何以責中外羣臣祇承德意而欲其著實舉行
政務耶此臣所以益信陛下受餌于左右輕僳者既深
也伏望陛下清心窒慾以立天下之本稽古正學以建
四方之極端其嗜好勿為小人之所偵知謹其習尚勿
為異端之所揺惑上畏天戒下恤民窮速將所建佛像
盡行撤毀内外齋醮俱各停止凡誦習佛老之人勒令
散歸原籍各該衙門萬幾之暇惟當專一游心孔子之
道涉覽大學尚書及古君臣事跡則聖心開悟樂地自

多治道裨補宏益實大固不必服氅衣誦真言以從事所謂異端之教也臣又聞内臣有周用田顒蔡秀者䡖儇之才奸狡之性柔佞便捷本其所長原係罪人名下之人今復夤縁左右答應彼乃巧伺上意動中機會挾持左道熒惑聖聰凡茲所為皆其誘引益欲陰為引用罪人立赤幟也臣于去年不揣愚忘請陛下遴選近習意正在周用等節奉聖旨宫中一應執事内臣著司禮監從公揀選謹厚老成的答應備用欽此至今司禮監

官棄制私意廢格敕旨不見有所施行伏望陛下將周

用等屏逐出外勿得復留左右使為羣小引用之地其

宮中答應執事人員吏乞敕司禮監遵照前旨從公揀

選中間但係往年罪人名下如周用等者一體俱賜遣

逐庶幾拔本塞源而太平之治可成也　疏入得旨該

衙門知道

論王邦奇等七次奏辯疏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近日錦衣衛左千戶等所鑾輿等司旗校王邦

哥等第七次奏辯意圖復官已經臣本科參駁去後臣
竊惟詔旨不可不信紀綱不可不振法度不可不行皆
朝廷大體所關治亂攸繫恐陛下未之悉察故兹瀆陳
查得奉先詔書内一欵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
校人等緝捕妖言奸細並不係臨陣對敵强賊一應陞
授職役者通行查革欽此又一欵節奏抗違妄奏者問
發邊衛充軍欽此及經科道部衛等官查明具題奉聖
旨是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

看了來說欽此續該兵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該官員旗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與他冠帶閒住被革人員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後因錦衣衛右所副千戶楊忠奏辯該兵部參覆奉聖旨是楊忠抗違詔旨朦朧妄奏法司提了問欽此又因錦衣衛衣中等千戶所千百戶總小旗劉鑽等奏辯該兵部參覆奉聖旨你部裏說的是但係弘治十八年以前陞授職級都照舊不動正德元年以後陞授的

盡行查革不許再來奏擾劉鑽等饒他欽此今邦奇等俱係官軍旗校在正德元年以後緝捕而陞官正詔書相應查革之人中間雖或亦有事情真實者殆亦不過一二而今皆不可攷難以辯理亦在所不必論也是何也葢以正德年間國柄潛移權倖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紀綱蕩廢殆盡以致奸邪小人依憑城社大肆貪緣率皆納賄以求官計日而遷秩下至販夫胥子厮養僕隷無不為之無不遂意名踞為之大壞紀綱日以決

裂比時雖彼僭輩之人亦以為濫而知後來不能安享也陛下昔在藩邸知之亦稔幸而天佑我明陛下即位之初滌刷垢敝克復舊章冠帶之塗天下方喜于廓清不意于邦奇等之奏復有看了來說之旨臣固知邦奇等平日榮冒官資紆拖朱紫出入炫耀意氣揚揚一旦革之使之索然情固不能無怏怏然既有明旨還與之冠帶閒住則亦可以安命知止矣若必欲復官則奉有正德元年以後通行查革之詔累奉依擬查革及盡行

查革之旨理不可行法不可行朝廷之體統亦不可行凡茲舉朝大小臣工孰敢犯天下清議甘萬世重譏奮然自任再開倖門以復邪奇等之官以蹈抗違詔旨變亂成法之大罪乎邪奇等本以緝捕得官臣即其事論之十五六年間羅織鍛鍊無辜而死者不知其數抑有罪人雖死而尚不知何事者有人心者無不痛心邪奇等試揣于心亦當自知也殺人以求富貴在天理以為何如今乃不自悔訟復爾騁其讎怨之口極為詆詈之

言逞其克悍之性欲為報復之計肆無忌憚至于此極
古人有言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亦皆所
以敬君也今科道等官為陛下左右之官是近臣也銜
陛下命往理其事乃陛下之命使也邦奇等視之曾陛
下畜産之不若而叱詈之屢加漢法所謂大不敬何大
于此其所攀比之人又皆一偏之見殊不知各人之事
迹不同詔書之條格嚴密官司之册籍詳明不入于此
則入于彼應留據實可見非下不敢不敢容私雖有私

亦不能容也且法者原于天道制于祖宗主于陛下而奉行于百官今天下事非一端奉陛下法治事者非一人審使邦奇等之奸計得遂市虎之流言成真則百官臨事皆將有所覩望而畏縮規避孰肯為陛下任事怨乎況屢奉詔旨一則曰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充軍一則曰朦朧奏辯的參奏重治一則曰不許再有奏擾而大明律及現行事例又有摭拾勘問官員者民發口外軍發極邊衛分之條今邦奇等七次奏辯不知于詔書于

律例何如也臣該科雖嘗屢行參駁而不知復有引詔
旨據律例奏請論之如法如往日之治楊忠曰則邦奇
等之不悛亦宜也今天下奸邪潛匿蠹政屏息世道清
明者賴有此即位一詔為之隄防耳臣等之所以謹守
而不敢苟邀人心緘默不言者亦以此也此焉一決則
潰溢四出汎濫滔天陛下大事去矣臣待罪該科已奉
有明旨許臣參奏況又親見此輩牽朋引類以搖奪國
是敗壞國體抗違詔書摭拾勘官臣大懼世道之下陵

上替紀綱之日隳月廢工不信道朝不信度關繫天下治亂也不細彼科道部衛區區數臣固不足惜也伏望陛下獨奮乾綱大張雄斷敕下法司將為首王邦奇遵照詔旨從重發遣以為衆戒仍追究代寫奏本之人照例治罪庶朝廷不失信而百官得以展布供職也 疏入得旨兵部知道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楊鯤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

停國戚張鶴齡等恩典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昨見吏部奉敕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敕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與誥劵子孫世世承襲欽此又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欽此又該傳奉聖旨舍人蔣泰蔣

清蔣昶俱與做正千户吴振武授俱百户欽此臣聞命錯愕甚有不安于心者竊惟禄以報德爵以賞功天地之常經先王之大法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檢人心砥礪世道陛下纘祖宗大統為天下義主當以爵禄為公天下之具以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恩外家而濫施妄予以隳祖宗天下之法制鶴齡等無間闗百戰功非俊傑九德士徒以椒房之親重荷恩寵富貴已極名位已甚今無一事復加崇

階者一人授六品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武職者二人不惟寵賚頻仍爵賞横濫抑且私厚戚屬輕用王章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萬言新聯國戚列佐督府循之舊例進封以伯固有可諉臣猶嫌以太驟鶴齡等果何謂耶若以為毋之恩罔極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詔覃恩已至今兹之予又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積勞于國家則論功行賞亦止宜于一行豈可去年降一敕今年又降一敕去年加官今年又加官洪恩過寵

頻頒疊見以瀆以僭至于如此然則何時可已也吳娠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為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概濫被輕授無度實啓傳陞之厲階何以壓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駭且惜也且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官階重職也封拜大事也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內降手敕率易行之揆之事理殊未為安況大恩不可以頻假上爵豈容以輕授祖訓昭然法制具在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易行之也夫富貴忌于太盈

功名孅于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公賞抑絶私恩而不肯少假借外戚其外戚之知道理識時勢者亦或守謙讓戒盈滿而不敢少憑藉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為善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于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陛下顧今所為又似戾于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横加指評臣所以為陛下甚惜者以此況今各處盜賊縱横生靈糜爛饑饉連亘道

殫秕耤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聽者陛下曾不少動于中而存心于宵旰顧惟拳拳戚畹而數覃恩澤臣恐天下以陛下無意于斯民而秪知有外氏其害誠非細也臣所以為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家以萬民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遵祖宗慎守名器之訓謹戚屬驕僭禮制之防俯納臣言將前項恩典暫為停止徐俟他日再圖議行庶賜賚有名官爵不濫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戚畹得全知足之令名臣之此

言非敢薄于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覩此事理之或舛實有不能恝然于心者抑懼天下後世之議及臣也是以昧死上聞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停司禮監請乞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近該司禮監右監丞闞綬等題為已故司禮監太監張淮弟張銘姪張琦張瑋及闞欽等乞討官職及現任管事奉聖旨張銘淮南鎮撫司管事其餘罷該部

知道欽此臣等竊見淮以閹閽之子入侍帷幄榮冒螭
玉叨官司禮雖有奔走之勤殆亦職分當然慨其生平
寵榮殊未足以報稱况當陛下繼統而覃詔推恩已嘗
官銘為指揮同知今淮既死又錫之葬祭若復用銘不
無失之濫縶往日太監趙山楊聰等死其發送諸内臣
為其弟姪乞官臣等執奏論其不可不蒙俞允然彼皆
藩邸舊人既獲從龍之幸或荷非常之恩事偶可以一
行固亦妨于聖治不意今日遂以為例一槩踵而行之

是何也臣等據法之言既不見信而彼徇私之請得以肆行故耳夫朝廷用人本以辦集事務苟不問其人之才不才乃惟念其私故輙委之事其不至于僨敗者鮮矣鎮撫乃機密之司尤當用人于推選而朝廷于機密之事豈宜以人而嘗試臣等昨嘗略見銘之為人禮度且猶不知于事何能辦集設若他日有所僨敗則陛下事也皆于事體有乖治道傷損甚非軌物憲世之意再照司禮監石監丞闞綬職名司禮顧不能守禮以贊成

陛下維新之政乃棄禮任情為人乞官使陛下蹈濫賞妄施之過舉官署有倖位僨事之匪人設心不臧曷堪委任若係追念昔為張懐之門下則豈宜以朝廷之公物為報復之私圖召枉啓濫是謂不忠他或有所利而為之則又豈宜假朝廷之恩典為私門之商販賣公徇利是謂無恥其稱淮之墳塋離京窎遠須得親人往來照管聽其言似是究其理則非照管墳塋銘係親弟亦即可以自便似不係于官之管事與否又本後開寫乞

官人數頗為衆多而閹欽本非淮之族屬實與綬之姓氏相同中間尤可疑惑且各名之下輒自注擬官職事屬擅專似不知恩典出自朝廷典守各有攸司怙寵擅權市恩罔利皆大不可賴陛下聖明止許張銘管事其餘俱已報罷臣仰贊聖德無任喜忭但張銘管事尤非祖宗軍政推選之舊法聖賢因能授任之明順臣等待罪該科不得不又為之言也伏望陛下慎重公賞抑絶私情俯納瞽言追寢張銘管事之成命仍將閹綬薄示

懲責以爲後戒臣又聞行事必先申命明罰所以敕法不塞其源不足以止其流不懲夫一不足以戒夫百更乞敕司禮監通行戒諭各監局官俱要同心協力守法奉公不可代人乞討陞官管事等項恩澤以貪圖利益自壞行止則幸甚 疏入得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論國戚張延齡等罪狀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訪得建昌侯張延齡被究平縣民孫銘奏訴强占地土等不法事五件投匭而法司不敢理論延齡擅

自差人前往法司門首將銘捉拏至家鎖拘馬房內者五日銘妻又訾將情抱奏而法司亦不聞有所施行延齡又將銘責打二十而後踈放去訖似此恃負驕恣妨國害民臣恐陛下深居九重未之或知也近日皇親功臣轉相效尤大率皆是如此又如定國公徐光祚本以癲癇病夫騃惷已甚而伊弟所謂三公子者每下鄉邑擅坐轎乘擅著蟒衣擅住公館擅接詞狀擅出告示擅用刑杖作威作福違禮違法不可疏舉而玉田伯家昌

化伯家亦每代人追討錢債貪圖賄賂妄生事端羅織平人經月拘囚私自拷訊聲勢張皇道路側目恐非諸皇親功臣之福亦非宗廟社稷之利陛下為天下軍民之主而實賴天下軍民以立國今視諸皇親功臣違法害人而不與之作主則軍民受害者將復赴愬于誰萬一日久勢廹民怨心離陛下又將何以立國廷齡等已為富貴之極而不務求持盈守成之道乃貪婪貨利無有止足恣意妄為驕橫不法如此似不知有朝廷而畏

法度也由今觀之則我太祖之待功臣漢文帝之處薄昭皆不可謂之少恩而諸皇親功臣之事陛下亦不可謂之守禮陛下之御諸皇親功臣或亦過于厚矣陛下固云念其親親之情世功之胄然民惟邦本之義獨不當念而惜之乎今小民受害而無所控訴法官畏縮而不究敢理以致諸氏之驕恣日甚民日不堪陛下曾不少為動心而略加詰責若縱之使然者非計之得也正德年間雖權奸用事而諸皇親功臣猶知畏罪自戢顧

亦不聞有此今陛下聖明在上而延齡等乃至如此之甚臣竊以為陛下姑息太過威令不行致然耳伏望陛下重維祖宗洪業之難創億兆人心之易失閭閻生計之至微勲戚富貴之已甚常以義而制情不徇恩而掩義申飭戒諭痛賜裁抑務使諸皇親功臣皆知敦尚儉素恪崇謙恭各守禮法各保富貴不可輕自恣肆冒犯憲典以貽後悔其所奏建昌侯定國公事情仍乞敕法司通為究理倘得其情皆置之法庶威令得以彰明貴

戚知所斂戢不徒小民之幸而亦諸貴戚保全富貴之幸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停止織造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先該內織染局署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請差官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為不可反復辯論殆千餘言蓋據時勢而極言之事理極為詳盡不圖聖意竟莫之回而有差內臣二員提督之旨此事關係聖政之得失生民之忻戚世道之治忽不得不昧死以陳

其愚陛下登極之初已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聖明洞見萬里或知其為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生之福不甚喜幸迨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乎現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殣載道而南直隷一帶災傷尤甚為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恐其無濟詎可又加之以征科朘剝之擾耶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報災傷之大府部臺諫疏論救濟之方屢降明旨

發内帑減征派諄諄戒諭皆欲其加意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行則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實惠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弊源一開倖門再啓干用謀利之人遂以為利浸淫之勢決不可復止則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管莊管店之類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戎馬之所殘擾民或死于飢餓之間鋒鏑之下者餘已無幾呻吟之聲疾蹙之狀已

是遍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臣恐窮民之無告者或遂至于反側而不逞上梗聖化噬臍何及夏間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瑤指稱進貢差人私齎寶貨滿載舳艫前來打點意圖帶管織造比時給事中章僑豫以為言正欲逆閉其途纔延數月而太監刁永果有此請梁瑤當倭賊構亂之際不聞出謀設策以靖地方乃惟汲汲營幹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朝廷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瑤

之營幹雖因章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矣自後睄託左右黨緣宮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引伸疏濬之術致令差官之命竟爾必出而莫之挽回臣按珰之擅啓獘端違格詔書為陛下斂衆怨為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伏望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差官提督之命速賜追寢俟後歲時豐稔人民充足再為議行仍將梁珤取回究治以杜黨緣則生民幸甚臣亦幸甚　疏入得旨

該衙門知道

論議禮諸臣黜陟疏 嘉靖三年

胡世寧

臣昔于陛下踐阼之初竊倣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而武則未彰是以臣工多玩政化未隆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聖心不得已赫發斯怒薄示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竊有憂之敢

申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為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褻矣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而武決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倖律科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乃若數用

廷杖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箠楚偶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實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豈所以昭聖德之美哉臣願陛下自今謹之于後而已唐書以達禮受之陛下親擢禮部尚書真得古聖王知人善用之體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為例夤緣結託不由衆推以得倖進者聖明于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

英達令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令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非聖明于是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于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于中天下之幸也皇上聰明仁孝親定大禮追崇皇考為恭穆獻皇帝聖母為章聖皇太后已無子臣父之失矣然而議者欲正兩考之失追改皇伯之稱紛爭不已中外共疑臣非敢謂

其言之不然也然竊有見陛下入繼大統雖由皇考遺體倫序當立然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實由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既而即位以來人心永戴實承孝宗敬皇帝聖治之蔭臣知聖心純孝其于議者之言必有不欲盡行而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陛下明以此意止議者之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固惑而宥其愚忠要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撤洽無間九州四海咸頌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亦使新

舊諸臣和協于下以佐理維新之治用以祈天永命于萬年此陛下萬世之孝也臣愚昧死不勝惓惓 疏入

帝不納

大禮疏 嘉靖三年 吴一鵬

臣謹攷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為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内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于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

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考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不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于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覬陞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乞

速罷建室之意立廟安陸下禮部等法司按治　議奏
帝報曰爾等欺朕冲歲黨同執違往且勿問其奉先殿
西室亟修葺盡朕歳時追遠之情

請舉大禮以安人心疏 嘉靖三年　朱淛

臣竊惟嘉靖三年二月三十日恭遇慈壽皇太后聖誕
節奉旨命婦皆免朝賀伏見近來天災流行聖心警動
諸凡供御一切裁省母慈體國當示謙冲但曆旨簡嚴
不言所以臣民覩聽惡得不疑咸謂朝賀之禮近在興

國太后固已舉行今者慈壽誕辰乃闕報罷事體相類
禮數頓殊傳報之間關繫不小竊念慈壽皇太后手提
神器親授吾皇母子至情天日在照孝宗在天之靈所
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天下臣民萬姓之心所以
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今乃旬月之間一廢一行彼
此相較形迹太著何以安母后之心慰孝宗在天之靈
副天下萬姓臣民之仰耶臣愚以為朝賀之禮在母后
雖云固辭在陛下尤宜敦請乞諸常禮加意舉行致誠

致敬盡情盡文不然萋斐成文嫌隙易啟兩宫之疑漸積國家之釁日生興衰隆替實繫于斯臣不勝感激之至

疏入忤旨下獄杖斥

勘地方賊情疏 嘉靖三年

張原

臣謹奏先該福建鎮廵等官勘報過漳州等處流賊攻刼殺擄並官軍斬獲緣由前來已經兵部又據莆田縣被害民人詹與良奏稱彼處衛司不行勦捕致賊猖獗大肆荼毒等情看得中間情辭各異其他隱蔽尚多不

無追究未盡遽難定奪欲再轉行彼處巡按衙門覆勘等因覆題奉聖旨是各該官員功罪并陣亡死節等項事情着巡按御史從公查勘務見明白來說賊起去處失事情由還着廣東鎮巡官上緊勘明具奏欽此臣惟前項盜賊攻刼鄰邑焚燒室廬搶擄人民汚衊婦女拒敵軍民殺戮官吏甚至殺人祭旗剝皮分屍剖腹取胎流毒三郡遺害兩省備極慘酷人皆憤怨蓋不獨詹與良一人言之其鄉人聽選官陳文達及給事中等官鄭

一鵬等錢二十人皆嘗連名具奏彼皆土著居人身親
睹記所見必真所言可信其稱賊在附城劄營二十餘
日衛司坐視不顧任其歌彈飲酒從容刼殺給票買物
明報官司准令供應又稱忽聞賊至都司先已遁去次
日方知所在軍出謠頭偶聞風吹于兵仗有聲指揮以
下返奔入城官軍未嘗與交一矢止有民兵屢戰被殺
約有五百餘人典史中箭而死檢校被擄贖回等項情
節與臣所聞大略相同及觀彼處鄉人所撰癸未錄者

紀載彼時事情尤為詳備其與彼處官司之所勘報十無二三該部欲行覆勘蓋已洞燭其獘但彼處官員既經查勘回奏豈肯再有異詞自為先後矛盾況彼俱係待罪人員未免回護遮掩秪事虛文塘塞以致鬱閉閫之憤失綜覈之實遂僥倖之心傷公平之治深為未便合無照依勘處倭寇事例再煩敕旨選差給事中一員前去將彼先次勘報并詹與良等各奏事情逐一查勘務見明白其廣東賊起去處失事情由亦令差去給事

中一併勘保具實奏聞臣之此言非過為是刻薄也比見近年各處盜賊繁多率皆起于細小彼處守土官員既不設法捕處又不及早申報勢已釀成專事隱蔽擁兵自衛安坐旁觀聞賊在前惟擇善地而遠守與賊對壘乃先望風以奔遁大有喪敗則減百而為十又假為被傷之名稍或捕獲則張百而成千又多係冒報之數及被查勘率復遷延動經二三年間傳歷一二人手俟其日久時易心懈事緩方行擬拾冀以塞命中間又以

邊官去任為解公罪掩贖為詞以至賞多濫恩罰不及罪法令不行人心玩愒沿傳此弊已非一朝往日山東河南南北直隷勘報事情大率皆是臣所以信今日詹與良之言不誣也臣又聞近日山東盜賊復起河南嘯聚已逾千人廬鳳地方現有奏報而湖廣諸郡在在生發以臣觀之皆非細故使非朝廷及早厲法度明賞罰大加振作于上臣恐人心無所警畏政令日就廢弛各處守土官員蹈襲宿弊皆事茍免天下之患未易止息

用是拳拳不避塵瀆謹以愚見昧死上聞 疏入得旨

兵部看了來說

在告極論朝事疏 嘉靖三年 張原

臣近以灼艾在告聞科道等官交章劾論主事桂萼張璁等之邪佞皆未見陛下有所指揮臣竊憂憤不知所以呻吟之餘謹昧死輒以萼等所以固守前說必欲求勝之意與科道等官極言舉劾不欲與之並立之故為陛下備言之為萼等者固自知變置宗廟詆毀詔書離

間宮闈誹排大臣搖亂國是罪在不原然業既為之譬之騎虎難下益復固守前說猶兾可以富貴一時是即鄧管只知奸官桓温不避遺臭之類耳宜其大言橫詈愈無忌憚而不肯已也為科道官者亦固知聖志已定天威方赫雷霆之下無不摧折渙汗之餘豈容撓沮顧以邪說橫流奸人干進國之安危繫焉叱之亂臣賊子其迹雖隱以微而害實大且烈恐陛下一時不察誤中其餌使奸邪之計萬一得行而伯考之說竟或改稱人

心洶洶為是之懼所以連章累牘紛紛不已逆鱗犯諱亦有不暇計者臣嘗驗之人心非特在廷之臣以為然雖下至閭閻匹夫亦皆以為然也此可見孝宗皇帝深仁厚澤洽被人心人心無不延頸思欲為孝宗死者科道官特因人心而述道之耳況其職守所繫公議所關亦宜其抗言執奏愈見激發而不敢已也蒭等既已召至京師搢紳大夫皆不與之立談彼豈無一鄉黨朋友素相親厚往來者哉聞其日所造接祇皆先年罷革不

得志之人幸災樂禍之輩每語若人曰吾已得君矣吾言已見信矣吾行將柄用矣吾當進退百官變置法制矣肆行胸臆謬為大言以欺人如此尤可深惡而痛恨也新進小人曲學阿世纔得陛下假借以顏色慨爾矜大衒耀若自不能堪者其器局狹隘識趣卑陋甚矣他又且不論也陛下亦當知之否乎今陛下于蔞等所奏一切留置于內庭其諸科道官之論列每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然聖意叵測而國是無所底定以致人心愈

自激發而言或傷于頌聖心愈見堅執而聽或至于厭

蓋亦無怪其然也何也大禮已行于往時明詔已布于

天下聖孝純篤萬萬無復改易之理此但陛下自知之

耳天門九重外人不得而知也夫人不見知而致疑上

不明言以示信馴至內外沮惑君臣乖暌所謂上下不

交而庶事叢脞也其將何以為天下臣所以憂憤而不

能已于言者大率為此陛下為天下計曷不降敕大廷

徧諭羣臣備述明詔已頒大禮已定以示再無改易之

意其桂蕚等亦宜早賜處分遣之回還仍就舊列則人心以安人言以息國是以定實宗社無疆之休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乞停工匠等陞賞疏 嘉靖四年 胡世寧

臣竊見御用監太監張忠題准將成造龍牀等件官匠趙奎等六十八員名内陞職五十四員冠帶一十四名節經部科諸臣據法奏駁未蒙聽許伏惟自古國家建官分職下至百工技藝之人皆有月給俸糧使之各食

其食而事其事非若民間雇用工藝人等身非所屬事必相酬也至于陞官止惟武職論工蓋因用其死命其餘則皆遇缺掄材銓補非以酬勞也今趙奎等歲入官廪成此工作乃其職分豈應更加陞賞故如我太祖太宗創造兩京宮廟成闕及各項衣冠禮樂器物並各衙門廨宇比今趙奎等所作工程何啻倍蓰千萬皆若一一陞職冠帶則流外官豈堪數紀而竭天下財力不足以供矣何以能至今日保民如此之臧傳天下如此之

遠也豈惟我祖宗列聖未嘗有此雖攷古歷代中葉之君亦未有因如是工作之成而一旦陞職如是之多者陛下試思此事傳聞天下後世以為何如其于聖德有累否也太監張忠素聞安靜老成今不意其有此蓋止知下植私恩不顧上虧國體知愛忠者猶為惜之況我皇上天縱聖明即位以來痛革權奸濫賞之弊豈宜誤聽人言一旦有此陛下試敕戶部通查天下額徵稅糧歲入幾何歲用幾何有無足彀更敕吏兵等部通查每

歲功陞乞陞各項官職幾何該添俸糧幾何常賦有限將何以給竊惟自古國家財盡必取于民民窮必至于變我皇上聰明睿智日新聖學其于古今治亂之原何事不知今思所以為祖宗保天下為天地養生民者必由慎實節財其于前旨之誤鄭自璧等之言必有契于心矣而猶未即從者豈非以令出惟行不欲因臣下之言而遽改耶昔書言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以為一代聖王垂裕

子孫六百年之法我皇上天性恭儉仁孝自來聲色貨利一無所好蓋實于湯有光者乃惟官賞或非功德吝于囙言有改惟此一事豈忍聖德未全如湯也伏願陛下痛思祖宗創業之艱備訪軍民困苦之狀思欲愛人必先節用欲節用必先省官俯察言官之諫曲從本部之請將趙奎等陞官前旨收回敕令照舊闕支不許與署職冠帶俸糧照舊闕支不許再後寅緣奏乞如此則紀綱正而人心服財用足而民生安陛下聖德亦傳于

百世祖宗鴻業長保于萬年矣臣以庸材誤蒙擢任兵部軍職之濫職所當言不敢負恩緘默謹昧死以聞

疏入帝不納

陳愚悃疏嘉靖四年　林俊

臣惟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容而採擇之德之大也若粉墨太辨恐未足以服其心臣伏讀明詔仰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于斯有悔焉存卹敘復日候而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陛下以德堯舜于湯何有哉伏望早

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惟古者撻人于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容厚綿底衣夾以重氈疊帕猶牀褥數月瘀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國體所宜釀有撻死之慘幸遇新詔收䘏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時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强盗打著問喇唬殺人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

重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旨今一槩打
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非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
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朝署為空
近聞石珤又欲休致伏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
者慰留與二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望如羅欽順王
守仁呂柟魯鐸諸人乞引自近以裨聖德圖聖政幸甚
疏入帝下所司不果行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一

論刑獄疏 嘉靖六年

黄綰

臣謹奏伏惟我朝太祖高皇帝肇跡民間享國特久備歷艱難飽諳物態故立制定法準令酌古周備無遺視漢唐宋為過之至刑獄一事尤在所慎既設刑部以掌邦禁又設都察院以司糾察兼之問刑又設大理寺以專審錄凡問過罪囚具照送審凡招不協情情不合律

者駁回再問若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謂之照駁照者照其情律也若問有冤枉囚自翻異不服則取供行移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翻異不服則具奏會同九卿圓審詳載諸司職掌與大明會典為制甚密及查現行條例遇有重囚稱冤原問官員槩難辨理者許該衙門移文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就于京畿道會問辨理果有冤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蓋使彼此精研互相覺察故為問刑審録之司者

敢不積誠竭慮據情法以議其平哉法得其平人皆易知易守而不犯故刑罰得中民獲措其手足所謂辟以止辟刑可期于無刑也奈何豐豫之餘人心玩愒問刑者不惟五詞之審五疵之克審錄者不知覩刑之中獄成之孚惟意出入百司視效不究其當究刑每濫于無辜不問所以問罪常訛于非情苛碎煩擾長究興訐俾良善無控訴之門狙詐得橫行之路習迷不返乃稱守法因陋踵弊反為得禮以求實理為恠異以論舊章為

狂悖遂使祖宗良法廢壞殆盡臣等有難盡言者今幸
陛下天錫仁勇孜孜勵精剗除宿弊圖新化理臣等幸
沐遭逢忝司平反以為照駁圓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
無所畏憚度獄決不可清他若詳定法律攷課官屬矜
恤獄囚查革淹滯省節煩擾體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
源遠修舊章上裨聖政之萬一也伏望皇上俯察特敕
法司今後問刑凡有擬議未當者容臣等查照舊規照
駁再問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若

問有寃枉因自翻異不服取供改調隔别衙門問擬二次不服止照條例會同三法司及錦衣衛堂上官會審十分重情遵照會典會同九卿圓審原問及改問官若容私偏向仍有寃枉不明者一體參提問罪其餘事情均乞敕令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臣等幸甚天下幸甚為此開坐一問刑衙門固應遵照律例問擬發落但民偽日滋或有所犯出于律例所不載者或情重律輕或律重情輕難以照常科斷者節該刑部都察院及本

寺臨時擬議上請奉有欽依發落歷年以來非止一端
此皆出于聖明參酌情罪以補舊章之未備誠宜傳之
永遠使司刑者有所遵守也臣等恐文移積久職守不
常未能一一查照奉行至有出入或重複奏請上煩宸
斷深為未便合無行令刑部都察院會同本寺將自嘉
靖元年以來凡問過事情臨時議擬奏請及撫按等衙
門奏行部院議處具覆奉有欽依發落者逐一查出再
行議擬停當開款具奏取自上裁著為定式增入問刑

條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永為遵守其近日刑官私議比附律條之類刻附律書者俱不許傳用庶聖謨丕顯而刑不濫矣一法司所以專理刑名至于大理寺職司參駁關繫尤重凡任兩寺官非精律例見出原問官員之上何以評其輕重服其心乎近見兩寺官其間歷年既久諳練事體盡心職業者固多亦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曉即欲斷按庶獄未免有差原問官因得指摘罅漏借為口實至于參駁本寺亦不降心輒逞雄

辯往復數次淹累因衆至不得已只得將就允行亦有彼此騰謗遂相擠陷本緣公務反成私隙以致刑獄不清多此故也合無行令本寺今後遇有新除評事暫令講讀律例半年以上考居疏通者方許干預平允如有刑名生疎者比照試御史事例仍令重歷重歷不堪者參送吏部對品改調在京别衙門叙用其現在者除寺正寺副不考外其餘亦限三月以裏通加考騐勤惰内有年久未諳者一體參送吏部别用若有究心刑名才

識出衆者開送吏部候兩寺正副員缺不論年資銓補至為正副又能益勵職業比照刑部各道年深郎中御史一體不次推陞如臣等堂上官不能正已格物以致刑獄未協于中亦乞聖明早賜罷黜以為不職之戒庶人心知勉法律昭明而足為天下之平矣一訪得刑部近年以來問理刑獄多便已私不體朝廷欽恤之意每遇强竊盜及人命重因不問虚實輒加嚴刑苦訊又有經本寺審允題奉欽依處決者分付獄官私行謀死詐

稱病故不得明正典刑及未成招死者枕藉于獄雖經御史及錦衣衛官相視不過虛應故事本寺所審者止據現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攷以致該部肆行無忌問官緣此得省文移提牢官緣此便于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犬彘習以為常漫不知惜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于此此等弊政已非一日茲當欽明大獄之後人圖自新諒無敢蹈前非者臣等恐宿弊難袪頹風易靡不可不豫為之防也合無行令刑部衙門戒

飭各屬俱要仰體至仁重惜民命一應罪囚無得非法陵虐有患病者提牢官及司獄官請醫調治不痊身死者一面行文都察院等衙門差官相視明白仍一面將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御史等官驗有重傷及本寺審係矜疑人犯并未結事情雖係眞正死罪重囚不曾請醫用心調治假揑虛文開報者俱將當該官吏參究從重治罪其男子杖罪以下及干證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槩淹禁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將

現在開除病故囚數開具說帖御前宣奏庶司刑者有所避忌而囹圄無寃獄矣又訪得相視官往往畏懼復命推延數日積死數囚方行相視以致屍内潰爛臭穢熏蒸莫敢近前非惟死者莫辨其寃生者亦被所染瘟疫舉發莫可救藥誠為可矜亦乞敕都察院等衙門遇有該部開報死囚隨即差官相視所差似前躭誤參究治罪如此則陛下如天之仁及于枯骨矣一近時法司問事多有淹滯日久牽㻏人多合無行令今後問擬大

小事情及行各城勘驗者大事限二十日中事限十日小事限五日俱要提齊完結如錢糧行查未明强竊盜俟拏正犯未獲人命未檢結勘以致稽遲者將現在人犯及本狀内各起事情先行問招送審本寺即明開各犯到官之日以憑查攷有淹滯過期者年終彚奏量請罰治如例應委官勘問及行軍衛有司會勘違限并託故推調不即赴勘者原委衙門照例參奏提問庶宿弊可革而官無曠職矣一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并兵馬司

衙門每遇地方呈報小事不論情之輕重槩送法司法司又加求入以重罪送寺審駁方行改正又聽人囑託濫准詞訟批發兵馬司問理以致牽累貧民動經旬月甚至傾家蕩產鬻賣子女始得完結者臣等以為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市井細民愚蠢無知過恒不免或因醉酒喧譁或因微末爭搆至有妻妾妬寵而反目子孫違令而打駡皆人情所不免該城量行責治已足示懲戒若一槩送問反戾人情誠為擾害合無今後行令各城

御史令後除強竊盜人命等項重情地方呈報照舊送問外其餘一應小事審無別故者量情發落不許送問法司亦不許受理凡軍民詞訟俱赴通政使告行法司提問亦不許巡城兵馬司等衙門濫受擾民庶刁風可息而貧民獲安矣一給由服滿雜職官并吏員人等到部違限及洗改緊關字樣者查攷大明會典及該部節年題准各有送問事例固難輕宥但近據送問者審其情各可矜事非獲已如過限者因久候巡按攷覈或因

官司不即起文或因缺盤纏或因病疾或因地方遠涉不得及期赴部其洗改者或因司府吏胥差誤所致原無緊關守樣若不體恤一槩送問則贖罪一番所費不貲又聞有吏違限免其送問罰班書辦轉行雇人繕寫遠方貧吏未免揭債了事揭債日多未免貪求自給及至敗露或反回護衙門不肯送問如此是責其細故而啟之以犯法也合無行令該部令後除官吏職役已滿及丁憂服滿并事故已經起送不行赴部者吏除照常

十七箇月與官批限外再量地方遠近各除水程復有違限及查有真實奸弊批文咨結俱有洗改緊關字樣者俱照舊追問外其餘過限未及三年原籍并所在官司告有事故勘帖明白至若雖有緊關字樣或洗改批兩咨結真正或洗改咨結兩批真正或結狀一處洗改他處查對不差並洗改非緊關字樣律稱勿論者俱免其送問及罰班書辦等項庶情法兩盡事得不擾而畢官賤吏亦可以責其守法矣　疏入得旨這本所言體

悉人情不渝法守且合朝廷欽恤之意法司便查照著舉行

執中行政疏嘉靖六年

臣聞帝王之學中而已矣堯之授舜舜之命禹皆曰允執厥中嗣是以來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尹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至吾夫子繼往開來而傳至其孫子思遂筆于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情也方其未發則外物未有所感而此心寂然不動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事無不當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即中也夫喜怒哀樂發于一心之微而措諸天下之廣凡國家刑賞之政慶恤之典無不皆由于此故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故如人君喜有賞怒有罰或當喜當怒而隱忍不發或既喜既怒而留滯不散皆非中節也又

或令日當賞而因前日之怒格之不賞或令日當罰而以平日之喜縱之不罰又或此事當賞一分而因喜賞過二分或此人當罪一事而因怒並罪其餘亦非中節也故人主于平居無事之時常當涵養此心使寂然在中無所偏倚既而遇事有當喜當怒者則又臨時審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于哀樂亦然不徒令日如此而無一日之不如此不徒此事能然而無一事之不皆然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是使天下無

一物不得其所而何德不修何治不隆何災不弭哉先儒以為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者不過此中而已伏願聖明留意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隨事不同故執之者當如持衡之勢不使少有所偏如古聖賢論治體則周公告成王有曰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謂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夫當守成易溺宴安之時而不為明作有功之戒則

士習偷惰而廢政殃民日見陵夷之狀矣若專明作有功而不為惇大成裕之圖則治流刻薄而人心不安又非悠久之道矣此二者不可偏廢亦執中之意也故周公欲使百工知成王意嚮如此以供職而使其君長有令聞于後世忠臣為國遠謀之意如此臣竊見國家承平日久士習因循偷惰太甚以致政弊民窮天災日見
聖心憂勞累年今一旦豁然天啟奮然雷動信用忠賢釐革政弊人心惕然警省政治煥然一新知我皇上勵

精圖治之志而皆奮為明作有功之舉然而中人之性素無定見惟事隨風趨靡以速時名而或事為過舉以失朝廷建中立教之本意則非惇大成裕之道也臣近見撫按參官本中有以飲食紙劄應用微物而即坐贓奏提者至或大姧大貪置之不舉而惟繩此武職小官以塞責如此臣恐諸臣傚傚刻薄成風而傳諸天下後世不知我皇上天高地厚之德非周公願其君永有辭之意也除此小事臣已駁令改政外至于大政事大賞

罰之有關于天下大體者伏願聖明特敕大小臣工今後供職行事常懷明作有功之念而不可有失惇大成裕之體雖懷惇大之心而又不可遂隳明作之志復蹈因循之弊則陛下之聖學推之政事者真為允執其中而堯舜禹之聖不過是矣至論聽言則舜戒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則舜之大聖亦欲其臣正諫也然雖樂正諫而又曰朕塈讒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聖讒說而又曰欲竝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疾之不為

已甚而許其改過復用也此舜之執中見于所言者如此至于後世孔子論事君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將順與匡救皆忠也孟子則曰逢君之惡其罪大則深惡逢迎之不忠也臣昔上論逢迎與將順不同君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將順也君所行非而人臣迎合其意以求媚其心者逢迎也二者事情不同忠邪所由以分也近歲以來講學不明人心士習不正妄以將順為逢迎而各欲掠取正

諫之名故于君上至德所當將順者而亦曲加阻遏以為匡救甚者其心靡懷報國之誠惟圖媚寵之利因而排擊忠良驅除異已至欲明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年以來主威不立善政不行民生困苦亦已甚矣其罪蓋不止如舜之所言也近賴皇上天日開明赫然奮發讒說屏除士習一變矣然恐其間或有事實當言而言或過激又或心本効忠而意見差謬者與彼讒邪同棄不無可惜又恐中人惕

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姦莫之敢論至昧我皇上本心納諫之誠以誤國事伏望聖明容臣與吏部細加查訪并凡因公降謫官員究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長短陸續上請或還原職或量收叙至于情理難容不該收叙之人久謫遐荒者亦乞聖慈體大舜欲並生哉之意量加寛恤使得生全至論用人則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此其大要也伊尹告太甲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一此其大法也夫

難者難于任用慎者慎于聽察夫既立賢不拘其類而欲難慎如此者所以防小人之似君子而誤用之也然人全德實難或有一失如玉之美有一玷木之良有一朽不害其為器也惟夫姦險媢嫉之人無隙可揣而能誤國大事者則不可用耳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所以任君子也往時人才自入仕途即事交結拔置清要坐躐卿輔而乃私立門戸謬為舊制以排斥真材不使得用以是民瘼不知政體日壞民生困苦實由于

此令我皇上聽納忠言痛革前弊均調內外立賢無方期得真才以輔至治大臣體國者日事薦賢明良相遇真足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矣然恐其間萬有一誤者則在聖心其難其慎而已至于可否相濟者非徒君臣為然而僚寀之間見或不同相規相就亦當如是不以為嫌此皐陶陳謨于舜禹之前所以有百僚師師之說也更願陛下以此時戒羣臣使和而不同以共成我國家無疆之休而已凡此經書大旨聖明天縱經筵日講

豈有不及而臣猶以為獻者區區芹曝之私不能自已也伏望聖明俯賜採納天下幸甚　疏入得旨覽卿所奏足見大臣愛君陳善至意朕知道了查復官員且罷吏部知道

陳八事以足兵食疏　嘉靖六年　李承勛

臣惟孔子論政不過曰足食足兵孟子每語王道亦未嘗外耕桑而有高遠難行之說是知王政莫先于兵食而兵食取足之道非增兵以耗國加賦以病民也在審

勢而救其偏隨事而去其弊耳足兵之目有四曰選京軍以壯根本止調操以實內地足衣糧以卹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就中論之振紀綱為要紀綱振則三者自肅矣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宿弊便轉輸以蘇民困定經制以裕國用名和氣以致豐穰就中論之名和氣為本和氣應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何謂選京軍以壯根本夫京師天下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環列周防鍵閉其制甚重將領必勳舊卒伍必精

勇器械必鋭利而鮮明豈徒示觀美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為慮深且遠矣臣見京軍膂力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盔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外藩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懾姦謀哉至于各營之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揀選號十二萬為將領者果皆名虎亞夫之流而不至有膏粱債帥濫竽其間乎為卒徒者果皆武力絶人一可當十而不至有竄名影射耗斁于其間乎其操習果能得六伐七伐

八陳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若霸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乎臣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于承平之久而振于中興之日故啟武車攻雅頌並稱高宗宣王服遠之美以為得苞桑之良圖令官軍以勇悍善闘稱者在北則各邊在南則狼土禁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戢遠近之邪心者失令不治竊恐寖失居重馭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臣誠至愚不能不竊憂之昔周勃仗北軍之强乃能制産祿之死命李林

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莫可救藥殷鑒不遠患須
豫防乞下兵部凡宿衛練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
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之士而不致
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盔甲必稱身而後給益團營
較各營為重而守衛較團營為尤重也使精兵良將萃
于京師布列環衛伏太險于至順之中消不測于無形
之表此即詩所謂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也其他各營
之衆汰老弱偽冒以省國儲練少壯精勇以備次撥而

役占剝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貧軍不致怨嗟逃避國威一振天下聞之孰不畏服何謂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踵為故事日益加添除南方各省未暇具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陝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于京師或調操于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

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備操後盜入商洛鎮廵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横莫可禁禦劉六趙遂足為前車之戒臣知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供饋送而已于國有行糧草料之費於私有齎送科尅之苦而又未甞得其實用令昔相因以為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所以日耗而内地日益空虚者也如臣愚計慮邊旅之寡請將調操官軍留于本處委官同民壯精

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尅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驚無驚一概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何謂足衣糧以䘏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勦流賊貫串于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稔見内地

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饑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羡慕之心萌輕視之志况以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啾啾于軍門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皇上敕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于邊者急易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户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尅減令

沾賞恵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矣何謂振紀綱以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于賞罰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朱子嘗言紀綱在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最嚴徵調會期時刻不爽止因正德年間逆彬怙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官防緩而姑息之政行

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臣願皇上大奮乾綱申明軍令
選將領而束以什伍連坐之法明敎化而導以親上死
長之義嚴上下之分平彼此之怨以消其驕悖跋扈之
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並存
紀綱振肅勇健之士足以為國爪牙而無跋扈之足虞
此即于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何謂謹收納以清宿
弊州縣夏秋税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
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

來上下各官留心國計者名為俗吏用心勞而反得謗怠事奏承者稱為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以此各官鮮肯實心任事每歲正當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易知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勘事或派遠差無人監收多致費耗來年三月以後軍船已至水次府司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令歲農功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輸銀不得不半價以求售或顧

輸銀而責其本色又未免稱貸而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以前布政司會計完竣明示下司依時收納自十月至十二月而止州縣管糧各官不得差委以妨監收災傷蠲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黄收白放之誤守巡各官毋於收糧東作之際舟輿銜尾既往復來以私謁撫按而費民夫馬則後事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户各有善弱各有豪强糧里豪强則以善弱人户為可欺加增每過于正額糧里善弱則以刁惡人户為可畏

拖欠而代之賠償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强者以無人敢言而反得安身善弱者以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抑此勸懲顛倒之弊也茍能不避嫌疑虚心推究則二弊既革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妨糧里不致追賠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于此何謂便轉輸以蘇民困國家糧稅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所管稅糧既多解納雜費尤甚州縣不肖者以糧長為橐槖上司過刻者視糧長為寇讎兑軍之類每石包賠七

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包賠二三石者有之各衛萩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充糧長一年有即為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充糧長一年有即為絶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于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為數十家同充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遍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逋負動數十萬多由于此臣久任東南目睹諸弊日甚

一日而不能救不敢不為陛下陳之伏乞通行兩京內府及兌運等官上下一心同恤民隱本分之外毋肆需求敢有故違聽撫按科道等官指實查參若夫豪惡糧里刻害小民有司科派糧長上司亦宜重究庶幾錢糧不致破家亦不致害人而稅糧易完矣何謂定經制以裕國用夫量入以為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為入是謂虐政既不量入為出又不量出為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致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

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户部雖有會計之虚名而無量入為出之實政臣愚以為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計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于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于昔而浮于今者必攷昔之所以約者復之又攷今之所以浮者

省之其裒多益寡挹彼注茲又在臨時通融調劑務使所出不踰于所入仍將出入總數造冊進御即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若歲之豐凶事之多少每歲季冬户部會奏通查何處災傷蠲免若干何處用兵支用若干以各省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何謂召和氣以致豐穰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令者太倉

無數年之積閭閻鮮足食之家既不在官又不在民說者以為蠹于兼并耗于奢華似矣而未知其要又或以農功奪于雜役失時苟且而水利塘防之制一切不講亦似矣而未探其本大都年不順成由于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伏望皇上聖不自聖于聽政之時大而慶賞刑威小而一顰一笑適中輕重之宜喜所當喜而不失之過怒所當怒而不失之不及普均平之治宏樂利之休則和氣之敷既

充于下而天庥之應自徹于上又何患乎雨暘之不時若而萬物之不得其所哉　疏入得旨覽卿奏具見忠愛事關朕躬者朕自有處餘下所司酌議以聞

罷兵行撫疏　嘉靖七年

臣惟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即令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于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

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亦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踰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

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絶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踰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穉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飢寒切身羣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

號名其禍殆有甚于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頼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返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頼于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

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常名募增補然且不敷令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盜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令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于飢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餽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雇直

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于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于岑猛之滅已各懷脣齒之疑其各州土目于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兎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歲前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閭閻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令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

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于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内屏各郡其間深山絶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設流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歳歳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于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

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于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于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

回生之望不敢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于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奸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于驚擾刧掠無虛内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于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于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免死狐悲之

憾土官無脣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

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于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葢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徇土夷之情而拂士大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于其中而四毀惕于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

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罷其職而苟利于國亦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哉今日之勦撫利害較然是在擇而行之者矣　疏入帝從之

覆張經請慎差遣疏議嘉靖七年　胡世寧

臣竊惟聖明御天四海臣僕孰名不來孰罪敢匿内外法司委之提問罪犯孰敢延縱至差官校齎駕帖出外所過地方無不驚擾雖有以身許國之人素持不顧利害者無故猝然逢遇亦皆震駭失色至于所提罪犯之

家老幼驚惶被嚇財物怯懦者或因喪膽以成疾貧窮者或因稱貸以破家被提罪犯或被窘辱難禁而自殘身命所至官府急無打發多借官銀奸貪官吏乘機尅落以一報十上司坐視莫敢誰何小民代賠不勝哀怨聲聞于天降災致儆不無所自我皇上至仁覆物勵精圖治平日事天如父愛民如子凡所以體天心而究民隱者無所不用其極惟此一事無人敢言未經聖慮今給事中張經等因言弭災建議及此實効忠諫之職言

所難言伏願聖明俯從今後官民有犯在內責之法司在外責之撫按按察司等官作急提問完報不許淹滯遇有事體重大合提在外緊關人犯到京問理者行令各該巡按御史嚴限責差的當人員提解來京以憑問理非有事干機密十分緊急重情近在畿甸地方不須再差官校乞斷自宸衷永為定例如此則陛下攬權于上百官承式于下體統正而朝廷尊人心懽悅而和氣致祥矣伏乞聖裁 疏入得旨卿等所言朕知道了自

有酌處

論知人安民疏嘉靖七年

李承勛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曷為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無蔽也民何為而不安乎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效未臻

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殃民者多而為監司者又不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日重察之閭閻軍民日困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詔寬恤之事廢格不行奉旨蠲免之糧重複徵擾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為之宣播而小民不能盡知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為之奉行而小民不得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皇上特敕天下撫按督察

有司使朝有善政必及于民民有隱情必達于上天下之官厲民者去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厲民者罷宜民者行事有當為即為之而毋以利害為念奸有當擊即擊之而毋以强禦為畏事有當言即言之而毋以觸犯為虞則所謂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者庶幾可冀矣至于兩京科道以言為職亦多不能體皇上求言求治之心間有論列不過略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戒諭令其靖共爾位略承順之細節進陳善之良規于凡官之失職政

之失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憲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一